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二十八回 奚金哥飛鏢打師叔 唐鐵牛唱歌亂賊心

唐鐵牛為救阮英，求李昆請蘆千，好收回緊背低頭連珠弩。李昆老頭跟鐵牛酒喝得真妙。越喝越高興，唐鐵牛把這事全說了。老頭是滿口答應。「不就是找蘆千嗎！這事包我身上了。」唐鐵牛說：「老人家，咱酒喝的不少了，我看今天就喝到這兒。明天找時候我再跟您喝。我家裡有點事，得馬上回去。」

老頭李昆說：「行！今天就到這吧！我送送你。」說話老頭站起來了，唐鐵牛也站起來了。金貴和殿曦嵐兩小孩一看，唐鐵牛啊，怎麼褲子濕了呢？兩小孩捂着嘴不敢笑。心想：三哥呀，準是喝酒喝多了，把褲子給尿了。兩小孩沒敢吱聲，光是偷著樂。李昆從來不自己送客，這是頭一次呀，把唐鐵牛送到大門外。

唐鐵牛說：「老人家，您請回吧。我還有幾句話說。老人家，我跟您是初次見面，您剛才酒大概沒喝多吧？我不知道您剛才在酒桌上說的話算不算數？您能不能夠請來蘆千？現在可是關鍵時刻。今天晚上，是關係到阮英的生命問題呀！」

老頭樂了：「鐵牛啊，我要是不喝酒哇，你告訴我的事還備不住忘了。我這一喝酒哇，頭腦特別清醒。我保證忘不了。你就把心放到肚子裡吧！」

「那行了。老爺子，回頭見！」

唐鐵牛跟著時長青、花雲萍、殿曦嵐、金貴他們就回到狀元府。

金貴就問他：「三哥呀，你褲子濕了，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那是出汗出的。」

「人家出汗是滿身出呀，那你怎麼是褲襠濕了呢？」

「嘻！備走一經，我這個汗哪，就在下邊走。」

長青，雲萍就在琢磨這事。「三哥，你——你酒量真不小哇！」

唐鐵牛也樂了：「老五老六哇，三哥我哪那麼大酒量啊！」唐煙子把身上穿的大灰袍子給解開了。大伙一看，就全樂了。

原來他在前胸掛個豬尿泡。尿泡口那兒他攔個鐵圈撐著。唐鐵牛哇，把這些酒就全倒到尿泡裡了。這酒太多了尿泡裝不了，在這兒就溢流出下來了。唐鐵牛把尿泡摘下來，就扔了。弟兄們一起來客廳。周景龍一問：「怎麼樣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現在呀，我琢磨有八成。那二成還不保准。因為跟李昆是初次辦事。誰知道老頭說了算不算數哇！今天晚上，他要把蘆千給請去，要把連珠弩給收回去。我看阮英跟奚金哥還能對個來回。論能耐，兄弟阮英不白給他！如果要是奚金哥的連珠弩收不回去，那可夠戩！這小子平常武藝就很高，再加上連珠弩，這叫如虎添翼呀！我兄弟就怕對付不了他！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但願李昆能幫我們這個大忙啊！」

尉遲霄、孔生說：「把阮英叫來，把這事跟他說一說怎麼樣？」

鐵牛一擺手說：「不行，這猴哇，犯了他猴脾氣了，

咱們一告訴他呀，他備不住還生氣，咱們就瞞著他。」說話天黑了，阮英進來了：

「弟兄們，我該走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兄弟，你就自己一個人去嗎？」

「啊！我跟奚金哥定規好了，我們倆不見不散！弟兄

們你們在府裡等著我，我要是得勝了呢，我就把奚金哥抓回來；我要是敗了，也許就死在他的手下了。弟兄們，你們好給我報仇。我走了！」

阮英渾身上下紮束停當。下邊把花布帶綁腿又打了打，大尾巴兜跟小靸鞋蹬了一蹬。一抬胳膊，看看有沒有絞勁的地方。一看渾身上下都準備好了。一抱腕，阮英衝著弟兄們點了點頭，轉身就往外來。阮英縱身形上房，走了。

他們弟兄一想，阮英走了。咱們弟兄們趕快跟著他。

唐鐵牛說：「狀元兄弟，我們人不要去的太多。金貴、曦嵐，長青、雲萍加上我，咱去五個人就行。咱們這幾個人還對付不了奚金哥！」

「對！」殿曦嵐說，「我這小錘也帶著呢，到那兒我叫他知道我的厲害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咱們別囉嗦，快點走。」長青、雲萍每人都把兵器帶好。殿曦嵐、金貴跟著唐鐵牛他們就離開狀元府，直奔保國寺。

他們往這來不提，先說阮英。阮英陸地騰飛，「噌噌噌」來到保國寺的牆頭外。縱身跳進牆頭，來到當院。大殿外邊有三棵大柏樹，阮英就站到樹下。一看這院，是冷冷清清。阮英心想，今天和奚金哥，不是魚死，就是網破。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活啊！我們倆是比死武。決一死戰！今天晚上還不一定誰勝誰負。秀香、嬌娘啊！但願你們顯靈顯聖，助我一臂之力吧！」

阮英衝樹上看了看，黑糊糊的看不清楚。「啪啪！」拍了兩下巴掌。「朋應，請下來！」

聽上面樹葉「嘩啦」一響，由上面跳下來一人，正是奚金哥。今天哪，把他原來的容顏整個露出來了。不是白鬍鬚的老頭了，戴一頂抽口六楞粉緞硬壯帽，一身粉綾緞的短衣褲，開髦擰著麻花扣，在前胸這係著。肋下掛著粉緞的鏢囊，背後背著滾珠劈水電光刀。就站到阮英的跟前了。

一伸大姆哥：「佩服！姓阮的說話算數。你來了，我就敬佩你。姓阮的，今天在這兒我們怎麼打？你先提出來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不過就是一個比拳腳。一個是比刀槍。你帶著兵器，我也帶著兵器。你說怎麼打，咱們就怎麼打！」

「好吧，姓阮的，你把你兵器亮出來。我們倆人今天就在這兒，決一死戰！你要戰敗了我，把我拿去！我把腦袋給你，我殺的人，我給他們抵嘗。你要是被我殺了，姓阮的，我也給綠林英雄們報仇！」

奚金哥探臂膀亮出來滾珠劈水電光刀：「姓阮的！請過來吧！」

阮英在背後亮出來的不是那把柳葉披風刀，是那把透龍劍。

奚金哥一看：「嗯？」阮英一亮出這兵刃，「刷——」借著星斗光就一道電閃。哎呀，他今晚不使刀了？換了寶劍了！啊——我聽說過，他在葛家莊三盜透龍劍，得到這把寶兵器。嗯！他用寶劍對我的寶刀哇！奚金哥心裡暗樂，你專攻是刀啊。使寶劍哪，這就不是你應手的兵器了。

「請吧！」

阮英把寶劍在手中一捧。還沒等動手，奚金哥往牆頭上一看哪！那兒牆頭坐了一溜。唐鐵牛在當間，時長青、花雲萍，殿曦嵐、金貴都在牆頭那兒坐著往裡看呢。

奚金哥馬上站住了：「姓阮的！咱們不能打了，你回頭看看。你帶來這麼些個人！你不是跟我單打獨鬥哇？你想人多勢眾跟我打，我跟你說實在的。你人多我也不怕！不過你說話不算話。枉稱南路招討使，平夷侯。你不够英雄！」

阮英回頭一看，好嘛，那坐著五六個呀。阮英看了看：「奚金哥，他們在那兒坐著。不是沒過來麼！我跟你打，他們誰也不許過來！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，你要戰勝我，他們許不過來。你要敗在我手，他們肯定要過來！」

阮英說：「你不要把話說得太早。你們聽明白啊，只能觀陣，不許助陣。誰要過來按軍法從事。」

「聽見了！」唐鐵牛一想，奚金哥，你這個兔崽子，你不讓我們過去呀，我有不過去的招，反正我也讓你好受不了。

「行了，我們光在這看熱鬧！」

「對！我們都是看熱鬧的。」

阮英說：「還有什麼說的，過來吧！」

奚金哥擺開這口寶刀，剛想剝阮英，正這工夫，在另一棵樹上有人嚷了一聲：「慢！」騰！由樹上跳下一個人來，阮英根本就不認識。奚金哥一看，當時就愣了。

跳下這個人，不到六十歲，頭戴鴨尾巾，身穿一身寶藍緞短衣，沒帶兵器，站到他們兩人的當中，擋住了奚金哥，衝阮英說：「朋友，你請到旁邊。我跟他有幾句話說。」

唐鐵牛可看得很清楚。剛才唐鐵牛把這心都提到嗓子眼那兒了，不知道李昆把蘆千能不能給請來。這個老頭往下一站，唐鐵牛心裡就明白了，肯定是李昆請來的人。這老頭肯定是蘆千！

這工夫奚金哥站到這老頭的跟前，把刀往左手一交，「撲通」，給這老頭跪下了：「叔叔，您到這兒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我呀，我找你來了。」

「叔叔，您找我來了，我今晚有事。我明天到您家去，有什麼話您跟我說。」

「不！我跟你東西來了，你把緊背低頭連珠弩給我！」

「這——」

「奚金哥，我教你弩的時候，可有話在先哪，你跟我學弩，你跟我對天明誓了。練好弩光為防身，不許傷人。對不對呀？」

「啊——對呀。」

「你今天跟這位英雄比武？我不知道他是誰。這裡頭濕了沒有我，乾了沒有我。你們倆人怎麼打，與我毫無相干。我還不向著你，我也不向著他。因為我這人怕多事。我就要收回我的連珠弩。你不能用我的連珠弩去傷人！」

奚金哥聽到這兒，他半天沒有言語。奚金哥怎麼跟蘆千學的弩？原來奚金哥在藏軍山偷走了滾珠劈水電光刀之後，他跑到甘肅蘭州五泉山，找到他師父悟明長老。他一進門就哭了，給他師父跪下了。哭得很可憐：「師父啊！你救救我吧！」悟明長老一看，這怎麼回事啊：「金哥，你離開我很長時間了。今天回來怎麼這麼哭啊？誰欺負你了？」

奚金哥說呀：「我堂堂男子大漢哪，受此大辱，我沒有臉在世上為人了！」

悟明長老說：「你把話說清楚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奚金哥說：「我認識個朋友叫蓋世英，在藏軍山我看中一個女人，叫陳清秋，我們眼看都要完婚了，被他們小八義中的一個叫花雲萍的人把我老婆子給霸過去了。師父，殺父之仇，奪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！我跟他不能並立在陽世。這個仇我報不了。因為我打不過他，他們這幫人武藝很高。」

悟明長老說：「就為一個女人，你動這麼大的肝火嗎？師父我這麼大歲數了，我能幫著你跟他們打仗去嗎？」

「師父，我知道您這麼大歲數，不能輕而易舉地下山，您哪，教給我點絕技吧。把您那金錢鏢教給我得了。」

悟明長老有一手絕技，他有二十四枚金錢鏢。奚金哥哪，就想跟他學金錢鏢。悟明長老一搖頭：「不行。那很吃功夫，不是三天兩天，一年兩年就能練成的。你這毛還嫩哪，你要想學成了金錢鏢，起碼得有幾年的功夫。」

「師父，那我等不了。我現在就想找他們報仇！」

悟明長老一聽到這兒，說：「要不這麼辦得了。我有個好朋友叫蘆千，他是專研究暗器的。我給你寫封信，再帶上我的一枚金錢鏢。拿著我這枚金錢鏢哇，就如同見我去了一樣。你求他教給你連珠弩吧！他那個玩藝可以很快掌握使用，你有了這個，再有左手鏢，加上你本身的功底，還不行嗎？」

「好吧！師父。那麼我什麼時候走？」

「你在山上呆幾天吧！」

「我不呆了。師父，你快給我寫信吧！」

悟明長老給他寫完信。這枚金錢鏢給他包好了，帶身上。告訴他到東京甘泉巷去找蘆千。奚金哥就來到了東京甘泉巷，見到了蘆千。這老頭哇，特別善良，一輩子膽小。你別看他研究暗器，他不好管閒事。蘆千說什麼也不教：「不行。別看你師父跟我磕過頭，我們倆是朋友，別的都行，這個我不能教。因為我老了，眼神也不濟。這玩藝兒整不好了。再說，我早就把它拋棄了。因為武林當中最反對暗器。光明正大的武林豪傑，沒有用暗器的。我不喜歡這個東西。頭幾年我年輕，還有點興趣，現在老了，這個東西我不用了。」

奚金哥他很聰明，跪到老頭眼前，他說什麼也不起來。跪了有半個時辰，蘆千被他跪得心軟了。

「你起來吧！你非讓我教不可，你得給我對天明誓呀！我教給你弩，只能用於防身，不許傷人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行！」奚金哥對天明誓：「我要是用這弩去傷人，叫我不得好死！死於亂刀之下！」

蘆千點了點頭：「行啊！」再加上奚金哥會獻殷勤，對老頭百般順從，他把老頭哄得滴溜轉，老頭挺喜歡他的。六個月的工夫，他把緊背低頭連珠弩學會了。辭別了老頭蘆千。

今天晚上，李昆找到蘆千說：「蘆千啊，你教的好徒弟！他叫奚金哥。他殺了不少無辜的好人，少婦、長女，不用說別處，光東京死的人，就數不過來了。他是一個採花淫賊！官府正拿他。今天晚上啊，跟南路招討使，阮英在保國寺比武較量。比死武！還不一定誰死誰活呢，蘆千，你管不管！」

蘆千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哇！我教他光是為了防身，不是讓他傷人。再說，我這麼大歲數了，我跟著摻和什麼？」

李昆說：「我跟你說明白，你去不去？你要去，沒別的。你不去，我去！我可告訴你，我到那兒要是被你的弩把我打死了，我叫我的兒子找你算帳。要你的命給我抵償！你聽見沒有？」

蘆千說：「老親家。你消消火好不好？」蘆千這個人最怕惹事。越怕事還越出事。蘆千一想，我就得去一趟了。」蘆千就是這麼來的。

奚金哥給他跪下了。蘆千跟他要弩：

「我別的任何也不管！你就把弩給我就行了。」

奚金哥在地上就站起來了：

「師叔，行！今天晚上過去，明天我把弩給你送去。」

蘆千說：「不行！你必須現在給我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現在我不能給！」

蘆千說：「你要不給，我自己摘！」老頭說話就想奔奚金哥去摘這個弩。

奚金哥一低頭「啪啪！」就崩出三根弩箭。蘆千一閃身，這三支箭打空了。老頭一樂：「冤家，你這個畜生，你一擱屁股我知道你屙幾個糞蛋！那弩是我研究的，你要想使弩我能看不出來嗎？小子你真狠毒啊！有恩不報，反來為仇哇！我教給你的弩，用來打我，你真逼我蘆千要賣賣老了。我沒帶來兵器。」蘆千往牆頭一看，那兒四五個看熱鬧的。

「朋友，哪位有刀！借給我一口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那玩藝兒有的是，來！雲萍，把你刀給他！」雲萍把單刀扔過去了。

蘆千撿起這把刀，還沒等上前動手。「刷！」奚金哥左手又拋出一支鏢來，是奔老頭小腹打的。這支鏢往死裡打的，想把蘆千給打死。老頭手疾眼快，一閃身，略一慢，「崩」這支鏢給老頭大腿根就釘上了。「哎喲！」蘆千就坐下了。

奚金哥擺刀想剝蘆千。他把刀又撤回來了：「師叔，我對不住您，您先回家。明天我到您家去賠禮道歉！可是今天晚上，我要和阮英決一死戰！不能陪您回去。」

這工夫長青、雲萍就跳下來，趕忙把老頭給攙過來。蘆千氣得直哆嗦：「奚金哥呀！我算認識你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快把老頭送回家吧，帶重傷了。」時長青、花雲萍攙老頭就出了保國寺。

奚金哥這回眼睛都紅了。他一壓滾珠劈水電光刀：「姓阮的！請過來！」

阮英縱身就過來了，擺開這把透龍劍，跟奚金哥就戰到了一起。奚金哥這口滾珠劈水電光刀，上下翻飛，冷風嗖嗖，閃展騰挪，身輕如燕。阮英恰似猿猴，躡跳自如，這把透龍寶劍也是電光灼灼，鋒刃逼人。

兩個人打著，唐鐵牛、殿曦嵐，金貴在牆頭上坐著，鐵牛這顆心怦怦直跳。哎呀！長了哇，我兄弟阮英非敗了不可，不是別的，論能耐，比他不低。論刀法，阮英只在他以上，可他左手鏢、連珠弩、再加上滾珠劈水電光刀。兄弟你長了非不行不可呀！這怎麼辦？想到這唐鐵牛嚷上了：

「奚金哥！你狗熊！真是英雄啊，你別使暗器！使連珠弩哇！那算什麼英雄。使左手鏢哇！那也不是光明正大。奚金哥呀！你有能耐啊！你光用刀！別的全別使。那

我們才贊成呢！」

殿曦嵐說：「對！」

奚金哥在前邊打著，心裡頭也直生氣：「他唐姓子跟著直攪和什麼呀，吵的我直鬧心哪？」

「我說金貴、曦嵐哪！我給你們唱個歌聽聽啊！」

「我愛聽，唱吧！」

唐鐵牛扯著蛤蟆嗓：

「正月裡正月正，

奚金哥要吹燈。」

「唱的真好聽！」

「我還有哪！

「二月裡龍抬頭，

奚金哥活到了頭。」

「唱的還挺油。」

「三月裡三月三，

奚金哥要上西天。」

「好的。沒個完！」

你說把奚金哥給氣的直罵：「這個姓夫！哪裡學來這麼些詞，啊！」

「我我說奚金哥啊，你，你不行了。哎，我，我說那南房上是誰？」

唐鐵牛一吵吵「那南房上是誰？」奚金哥也一愣：噢？南房上還有人嗎？他這麼一回頭，阮英的透龍劍「刷——」的一下子，「哎喲！」奚金哥一低頭。差一點把帽子給削去。奚金哥一看，南房上根本沒人。心想：唐姓子，你這小子太壞了。唐鐵牛這你是虛張聲勢，分散我的注意力呀！奚金哥氣得格吱吱直咬牙。

「姓阮的！你別讓那個唐姓子再吵吵了，你打不過，靠瞎嚷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唐鐵牛，你不要再嚷了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哎，這不對呀！奚金哥，哪個法律規定的不讓說話呀？我說話還犯法嗎？我也沒過去幫忙啊！」

奚金哥，阮英他們二人繼續還打。唐鐵牛在這看著，他又接著吵吵：

「我說東面那房上，是誰啊？是你奚金哥埋伏的人嗎？」